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

陸川麗　與校

弟子五

傅主簿子雲

撫州府志本傳

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及登朝留之槐堂子雲尋赴太學遺象山於道共泛桐江答問如響象山精舍成學者數百人坐以齒子雲在末座間設一席於傍俾子雲代講或非之象山曰季魯天下英才毋妄議子雲學務明善知本言行動中規矩象山嘗執其手曰

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曰是山。繄予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又謂諸生。吾遠守小郡。不得與諸君掃淸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與親近。自是從游者日。盛。晚奉大對。爲端獻公卿。素加敬仰。期以首選。弗果。子雲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傅經義。人服其學。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孟子指義。離騷經解。郡守葉公夢得嘗師事子雲。以公配享三陸祠。子雲又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書問著作

先生嘗與傅季魯書云。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巳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淸。白

雲高屯疊嶂畢露踈雨遥灑清風瀏瀏不知其爲宴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因紀黙對一筆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俾予雲祭先生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散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絶功利潰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塞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象訂或啟於家訓或得於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以可大道貴簡易倘正偽之不辯而先後之弁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先稽其情世之於人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情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蓍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祈季悅編先生遺文成子雲爲之之序其畧云先生生於孟子後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諸子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

故一時超隅以聽者莫不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棄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啟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己病浮僞之害正論貫抹焚拯溺如已恐發摸欽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李晉所著書及文集外有門人所錄講學語一卷吳文正公澄爲之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錄累百餘卷實當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敎人專於身心上切實用功一時精

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大冶鑄金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錄乎朱語諄詳而所錄多冗複陸語毅潔而所錄或暗劣此語錄之病也故曰可無也陸門高第弟子傅季魯人稱琴山先生其元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編所記三十五條其間五條已載陸先生語錄將欲鋟木以傳余謂傳之不足以章世美觀之下足以得家學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傅以遡陸由陸以遡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錄爲哉余雖有是言而其鋟木之意不能已遂爲之題其篇端

劉太博堯夫

撫州府志本傳

劉堯夫字淳叟金谿人氣槩軒豁文辭溫雅從陸文達公游

每焚香靜坐曰欲與天地同其大象山笑曰天地自大但勿梏之乾道已丑補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登進士第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為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曰奏治天下在明辯乎邪正是非之大者上褒其學問正當退朝日送之曰監司須得如劉堯夫者劉光祖稱其胡高才清志大論壯奏事上前排斥權倖甚勇又稱其詩語新韻勝皆古人所未道通判隆興府卒於官有井齋藁集若干卷

書問事蹟

先生答劉淳叟書云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

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亦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苟

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先生又與劉淳叟書云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
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
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
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
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
辟之矩近頗精進論事益有根據致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
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用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
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男所頗波潤
所及不已於學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
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
至而欲斂然自安於狀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

學之宮。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辯。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闡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按淳熙乙巳。楊誠齋爲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爲丞相。一日問誠齋宰相以何爲先務。答以莫先於薦士。因列薦朱子等六十人而尤夫與焉。薦語稱其當冠釋褐立朝敢言云云。季海即首薦朱子提舉浙江常平。尋以劾唐仲友七疏不已。語侵季海。始相違戾。餘人俱不及用焉。又按當時因淳叟晚頗信禪學。因妄傳其爲僧。實無此事。府志本傳。

稱其任隆興判卒於官未有官可以爲僧者先生與朱子書云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聚其實乃知多小人傅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云云疑指此事然其晚年學禪則實有之先生與君舉皆言淳叟前月初間若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即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甚近抵城闕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 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蔡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 此其敝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云淳叟子孫甚盛在金谿者散處數族不下千家五百餘年甲科不絕所爲

井齋藁集元明之際尚流傳於世今不復見惟吳文正公澄作金谿劉太博文集序尚存草廬集中今錄其稱於後云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爲正人胸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嶔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從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遠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鋟之木故爲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耳

朱少府梓 弟泰

朱桴字濟道。金谿人。嘗任湖陰尉。年長於先生。與弟泰卿字亨道。並師事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語錄第四卷云。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寬裕温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濟道言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里舉選法。便不如此。如其卻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

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其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惻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其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因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又云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拼取之一日宋濟道力贊文王先生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先生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又云濟道滯形迹不能識人被人瞞濟道問智將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因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心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若不知如何爲不祥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其第二書云向承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賛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

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見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緣何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蔽。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渙然冰釋矣。

又書云。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

鵞湖之會朱亨道從行嘗記朱陸二先生所論云元晦欲人先博覽而後反約先生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先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詩有不平之色似不能無我

胥必先訓

胥訓字必先先生吳夫人之第三妹婿也見先生所爲吳公行狀必先於先生爲僚婿年齒小二十餘歲先生爲吳公行狀在淳熙十一年時先生年已四十六歲任承奉郎充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矣據行狀所敘必先是時甫聘吳氏女子尚未娶也然淳熙八年先生訪朱子於南康必先已從行見朱子所爲講義題跋益從學在逆側之先矣必先嘗與楊慈湖等侍先生遊西湖在舟中與周元忠奕慈湖爲詩有局外

有碁輸與我之句見慈湖遺書其餘官階事蹟無可考
先生與晉必先第一書云近得吳伯顒書云驛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丈勉屬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其第三書云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譬諸田疇荒蕪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畬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

至到則涵暢茂悅當又與今不倖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肯來是幸

其弟四書云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令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吳伯顥顥若 弟仲詩厚若叔有誠若

吳伯顥名顥若先生妻弟也與弟仲詩名厚若叔有名誠若者皆從學於先生伯顥最長猶少先生九歲其家世見先生所爲吳公行狀云公諱漸字徳進姓吳氏舊名興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

公滙江爲鄉先生從遊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若曾公季𦆯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慤恭隨得弟子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群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敦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

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恭謙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歸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於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諉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政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去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娶黄氏子五人顯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於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於道者相望不絶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其在童稺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於後謹摭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婿承奉郎充詳定司勅令删定官陸某狀云伯顒高才篤學而淹滯不用於世年止四十三先生爲伯顒墓誌云臨川吴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姻族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常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

為世用。初為詩。後為書。為三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為名人。為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遂益艱。伯顆處以義理。凛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顆名顆。若世系。先諱具禮部侍郎尤延之所為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於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為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荊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先生嘗稱伯顆篤學。與之書云。比得報字書。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前進。然此在八哥亦

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而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腐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鑪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許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賀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先生與仲詩書云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檢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illegible]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似不甚知其實然其[illegible]

大綱亦好讀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它蹈襲分明求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既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說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轉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逡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脈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殺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

恭而多者

先生與吳叔有書云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益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寖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作底作明未必能了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志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爲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辯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卻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卻須且放下此信整冠

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出信玩之有不合處不可强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辯之乃善

先生因吳叔有舉蔡邕無營之說以問先生特爲說以贈云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冣靈者汩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張貢士商佐

張商佐字輔之金谿人舉鄉貢進士先生仲兄九敘之長壻也學於先生早卒見先生所爲仲兄墓誌及與朱子書

先生嘗答輔之書云來書纍纍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

喜慰荀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其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兒入邑此事政可面諭第恐事罷不能復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畧寓此言之家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爲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設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然愧畏欽服而師承之

而子遠可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耶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富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士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趨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已或能爲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効與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顛頤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過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行行所知。只成得箇擔版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

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攙版處。見于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于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其第二書云。前者論于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于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頗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

聽師友之言。必當湯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櫓版。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於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醒。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黃郡守裳

宋儒學案本傳

黃裳。字元吉。浙江寧德人。少有奇節。應淳熙二年武舉。魁[illegible]

之三世郡守依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
己子
[illegible]生於及門之士首稱傅子淵而以元吉尹蔚文範為
次已復因浙中大有人在是此三人中無浙人矣或謂先
生仲兄九齡次塔黃叔豐字元吉則金谿人也豈寧德黃
裳亦字元吉而誤合為一耶或云黃裳乃福建寧德人非
浙江也今姑從學案而附識於此
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
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渠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
傷孫改頗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荊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
生先生言初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
君舉方信子淵之學嚴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

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遂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開發。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君舉送元吉詩。今見止齋集。

元吉在荊州時錄先生語。名曰荊州日錄。內一條云。元吉自謂智昧而心怯。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似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先生與黃元吉書云。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

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觀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憒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無實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言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周廉夫清叟 然巖附

周清叟字廉夫金谿人先生仲兄九敍第五壻也早從學於先生嘗錄先生語六十七條爲一卷爲學甚力用功亦切實

淳熙八年春二月與同學之士熊鑑等六人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見朱子所作講義歎廉夫嘗有書問居家之道先生答之曰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已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蹊徑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

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熊鑑字氏里居並無考願夫所錄先生語多學問切要之言如云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又云大綱提撥來細細理會去又云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加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事事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言或觀一物自有解長之理又云心官不可曠職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縱有魑魅魍魎衆又言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又曰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又云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又云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皆得爲學之要者也至於錄先生論曆法論數學之語亦他人所未及

康夫祭先生文畧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青盲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纖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絶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咸謂其推崇之至亦得先生切要處勝它人所造也

路彥彬謙亨

路謙亨以淳熙八年春二月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朱子作鹿洞講義跋謂其徒六人從行謙亨其一也他無可考或云即路彥彬也彥彬於先生爲親戚吾郡路姓甚稀未知是金谿人否今附先生答書一首於後

先生答路彥彬書云得函敎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領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

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絶肘見。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茲則茲當扶輳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其之任也。聚族之衆。給歲之計。未免於饑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然亦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淡薄。富貴若天淵。不足喻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已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朱幹叔克家　附益伯益叔

朱克家字幹叔。從學於先生。居象山精舍。志氣甚鋭。先生嘗有簡朱幹叔諸友詩云。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同時有朱益叔者亦學於先生。文集中有答朱益叔書云。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

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殊淄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删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不可不知也。聞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絶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又有朱益伯者。亦嘗從學。皆先生同縣人。包顯道錄先生語云。邑中講說。聞者莫不感發。獨朱益伯鵠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刊心聽。故所求在新奇元妙。

彭世昌興宗

彭興宗。金谿人。字世昌。首創應天山書院以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謂

象山精舍也。淳熙十四年丁未歲，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之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其上。先生登而樂之，因山形如巨象，更名象山。世昌與周元忠等數十人俱在山中結廬從學。先生與世昌書云：堯舜之盛，詢於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啓予，顔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

平心定氣與之辯論辯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
附會而亦須有推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世昌嘗訪朱子於建安朱子以詩送其歸山云象山聞說是
君開雲木參天響瀑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詩題稱丙辰正月三日蓋是時趙忠定公已謫戍韓侂胄攻
僞學方急故朱子勸其莫要下山然朱子門人多畏禍諱避
而先生弟子卓然不惑是年朱子以御史沈繼祖誣詆落職
又著僞學之籍凡五十有九人朱子首列而先生門人徐誼
即居其次楊簡袁燮皆在黨籍並毅然不爲浮說所動世昌
往訪朱子亦不以禍患爲意者也

吳僉判景立

吳景立金谿人世居沙岡地方仕至滕州僉判師陸子友傅

琴山虞文靖公集有為其元孫梅隱先生名辰子字君明者誌墓文云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云又李仲公先生作吳公君明行述亦邇及僉判稱其與琴山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六

曾景建極

撫州府志本傳

曾極字景建臨川人父滂字孟博為人質直剛烈四方宗陸氏者自孟博與李從章師復蔡婿孟博長象山五六歲象山甚愛重之景建早承家學志氣豪放聲名四起宋晦翁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書問往來甚期之謂其文似老蘇父子雁湖李公南澗趙公相與賡酬家多嘗以詩語譏訕得罪謫道

州郡吏窘之甚司法羅必元曰曾景建作詩傷時罔[illegible][illegible]何罪乃釋其縛俾之居詩亭於諸所李公心傳爲上言曾極父斥可念上曰非[illegible][illegible]朋某者耶後有盲婦嗟所爲詩文有舂陵小雅金陵百咏

按景建晚嘗與朱子論學朱子答書見大全集中然詞章之意多其篤信道學未能如其父也其父首崇陸學而志無特傳故錄景建傳

林祕書夢英

撫州府志本傳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夢英與象山子相若篤信其學從師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祁陽簿再調徽州法曹所至整飭精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一日間

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寬民賦興學作人士習丕變太
守延至郡庠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
胥陷溺本心日畏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猺
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後樂堂榜其閒端明
薛公叔似辟爲宣撫司參議官在幕府總六閱月陞司羅歸
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除秘書丞權司封奉
祠歸年踰八十八稱山坊先生
叔虎爲武陵令大修學宮教士興學以書求先生作修學宮
記先生答其書云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頗
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勝驟耳學宮之壯根不得即
一狀目記文見委義當勠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爲陳
貴溪作重修學記設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

曾見否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比干之剖心顏冉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耆姪訃以歸視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從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大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内義當與之幾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者弱翁臂痛不

能書伯同遍替復送來其自書特有前本碑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其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敘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荅渠書併所復陳淸君舉書往先生武陵學記發明學與敎之本與原道同今附於後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

衆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興行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共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以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

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遂其端緒探求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惑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恃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偉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令憲臺丁公逢介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

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鄧節推約禮

撫州府志本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端慤純正。橘園李侍郎浩以子妻之。遂家臨川。從象山先生學。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嘗爲江州德化丞。兩攝邑。並理凋弊。得民心。爲溫州教授。與葉水心定交。再調常德府節推。卒於官。公生平學問根本於家庭。孝弟慈愛之風。達于鄉黨。嘗與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號直齋。以次子泳貴。累贈中大夫。泳嘉定十三年進士。仕至刑部侍郎江淮制置副使。

淳熙中陽思謙提舉江西常平倉嘗聽先生講論欣然有志爲學文範爲其屬先生與文範書云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然未有所得殆欲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illegible]住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强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辯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緜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襄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昔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知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關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關秋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歸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

往往易解而忽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敝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啟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其第二書云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折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文範在德化甚有善政先生與劉漕書云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嘗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文範丞德化時張元善體仁爲漕使先生與張元善書云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邇回祿未赴德化時寓

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衆先轉洩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愨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弊壞更使為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媿史冊所書異時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辛章要哉言乎

晁道州百談

撫州志本傳

晁百談字元默大中大夫詠之曾孫家臨川師衆山先生明理學尤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與周益公為文字交未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百談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衆不可輕當進用正士以強本朝旬外知南康軍陛辭

又以隄戍器飾邊備爲言至郡遭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發粟寬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遊廣東所至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語人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但老矣恐不得踐斯言也入仕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

按元默與山堂先生換之交尤篤山堂之卒元默爲作行狀見臨汝翁所作山堂先生集

徐滋州子石

撫州府志本傳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養氣之說忽有省榮與清獻公范西堂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第主閩縣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究邊防著外治

貫中三篇滿秩上之授西外[illegible]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
年陞南省改秩知溧陽縣通判光州薦[illegible]制萬文[illegible]時用[illegible]
人習射捐俸以示激勸遂全寇憑欲窺浮光子石與郡守[illegible]
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制治保邦及邊防之要上首
肯改除幹辦諸司審計再外得澧州而卒年六十五子石生
長貧困中視貨利若將浼焉所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誡之
辭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藏於家弟元德字靜甫以文學稱
寶慶二年進士爲浮梁令號會菴問學於兄亦能守約云葉
水心適書薦士三十四人于執政陸子與楊袁舒沈諸弟子
皆與中有徐元德疑即靜甫也

俞撫幹廷椿

撫州府志本傳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授泉州南安簿再調懷安丞易古田令秩終選充奉使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司幹官大冶縣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帥及憲漕交爲節制軍馬庭椿廣布耳目以所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庭椿倜儻有大志而廉介自將自北地還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論事物之可備採用者爲北轅錄錢象祖爲之序又考周禮以司空散在五官先儒汨陳之著復古編行於世

按壽翁師事先生兼問學於朱子象山集中止有答饒壽翁書未知饒字即俞字之譌否惟朱子有答俞壽翁書言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何如也

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云云莅壽翁款師二先生而所見有不合者故以書來問而朱子答之如此又云來喩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和之否益又欲知其所得於先生者相合否也與饒壽翁書四首附於此後

先生與饒壽翁書云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懲然速回

以自取湮沒
其第二書云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蹶敝淫朋
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
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
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魂氣奪情有
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
自明自達有所拘牽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
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
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心此心之精明湮沒
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又曰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
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
試之之

第三書云壽翁曰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映照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羣索居綱弛棟撓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爲祟於吾象山之巔耶幸深省痛懲毋貽雲臺羞也

其第四書云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陣之功而有畜縮畏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敢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免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嚴主簿滋

撫州府志本傳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從象山學象山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聽談論可與適道舉進士不第郡博士禮爲學正新學舍核學計知無不爲素與周丞相必大善州學之新白作書屬丞相記之事見學記嘗著十論扣闡言事曉主郴陽簿調某縣丞卒有寄松窓紫守軒草錄東征雜著藏於家

書問事蹟

先生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先生與嚴泰伯書云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來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

願是望

其第三書云、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王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爲此道勉旃。

其第三書云、道理無奇特。乃人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習俗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撕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又云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又云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之。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

過以觀新功。

先生以紹熙二年壬子歲卒以來未賜謚。嘉定八年乙亥歲嚴滋等列狀請於本州云。故荊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百千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明信以息偽。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有覩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歉焉。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明年下所司議謚。十年丁丑歲。奉旨賜謚文安。蓋始於滋所請云。

浙知丞元

撫州府志本傳

游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兼攝邑事。以理學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峒。凡訟鬬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贑縣丞。會長子熒上南嶽祠。往就養卒。

嚴松年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師事梭山先生。又事先生於象山。錄先生語爲一卷。言一日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然。孟子云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要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傳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先生嘗言董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者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松對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恐其入於禽獸也是禽獸也為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為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

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此兩句卻發了

鄒奉議

撫州府志本傳

鄒斌字儁父臨川人博記敏識初授學於李德章又得鄧若作名世恭叔學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嘉定四年省試同經士多未省鄆讙龜陰田所由失斌曰陽虎居鄆入於讙以叛遂以之奔齊經不書諱之也衆皆服是年擢丙科成進士授德安府司戶黃勉齋守漢陽書來

扣所學答曰人能識得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趙公委經理三關形勝構畫有方初開禧丙寅虜犯歷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屠宣司補官專覺試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反漢陽獄皆當人心趙公以剛氣正論薦留幕府辭曰制置性剛某亦性剛恐不能容漕使吳公柔勝又檄入幕命二子淵潛師之南塘趙公汝談時爲庾使尤莫逆丞來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官臺部符憲司委獄勘鞫咸服其辜人稱神明暇日以所聞象山言論賦三十絕句章爲註釋秩滿歸無意仕進蒙齋袁公甫作象山書院來聘狀掌教以老病辭端平更化南塘趙公露薦有旨宣召不赴宣除岳祠以承議郎致仕所居扁曰南堂叢書萬卷文氣至老不衰生平任真坦率卒年八十四有

南繫

鵞湖之會。後父從先生行。嘗錄先生語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

源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奥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加欽服

黄勉齋令臨川俊甫嘗與論學比勉齋改令新淦寄書箴其不足勉齋復書云幹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悄仰忽辱台翰縷縷尤紉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豈吾輩但有自勉而已幹老矣無以糊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厲所守外此亦未有可

言者云云觀此則勉齋之傾服于復甫亦至矣蓋不惟朱陸二先生晚年所見相同其高第弟子則亦無有不同也

孟遜判渙

撫州府志本傳

孟渙字濟父其先太子中舍名日新者居潼淵後人徙臨川渙資高識幼師臨汀楊方長師象山先生又得文法於莆陽劉夙兄弟以恩補官再中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瑞州知荊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削二稅浮征蠲無名茶租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條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渙素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尚書家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

行海源曰此芮氏物他族奚與居官未嘗飾厨傳以公清方正見稱

饒長者延年

撫州府志本傳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遂爲臨川人壯岸倜儻遊復齋象山之門象山稱其開豁有力量以經學著稱併旁究天文地理醫卜方書真西山何月湖皆歎服之篤信自守隱居不仕輕財好義值歲歉穀價翔涌延年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於此矣棒斗槩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公所得纔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郡守傳公欲薦於朝固辭紹定三年值寇亂一葦杭金陵甫兩月得微疾屏藥靜怡一夕明燭焚香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一訃

王郡守爲位於天寧寺祭之其秋寇靖子孫扶柩歸塟魏了翁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墓孫應子應龍俱登進士各有傳

吳進士元子

吳元子字子嗣臨川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父炳若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也子嗣科名世家少年高自位置因居喪欲復古禮以書問禮於先生往復再三先生責其所居近在百里之內不亟求見長者而徒欲以書來子嗣遂至象山築室受業焉或疑第六書有仙郡云云恐非撫州然云近在百里之內必非外郡當時建昌分郡未久士大夫遷徙無定如李侍郎浩鄧節推約禮並以南城人入籍臨川然則郡固未可憑也

書問

先生答吳子嗣書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畧於近古別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其第二書云不以前所覆書爲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殘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乎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稱人者乃巫覡所爲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辭卜葬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張之遍可以類見喪祭嘗論[illegible]主

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其第三書云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狥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爲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說異其服爲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惕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彼亂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其第四書云文字之次餘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

勉致其實毋徇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者在末豈惟惑本終將并其末而失之矣陳數段舊亦習畧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訛言末所糾三條最為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為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何足為據若所謂致其與聞不泥泥祿祿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惜于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其第五書云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

知此病。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
遽觀省。使衆勤云為判然與衆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猶下
者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役偶志之。至今不滿於
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去旦晚亦須便登山倘
能一來。諸當面盡。
其第六書云錄示仙都首篇策問大旨。篇所未諭。新君即位。
而未期月而遽云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
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
陟幽明羽山之殛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
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雖易幾有不同亦安有於
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
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

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
參以己意不問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
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
爲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
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槪當且古所賞罰者亦非爲欲人
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
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
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郄扁舟浮海覃汾鑑
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其第七書云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
伯伯珍諸人有意邀與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

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微爽夫
至今未來豈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風光頗還舊
觀乃今祁雲漫天寒壓先雨又復淒然似秋矣退想雲臺領
袖諸峰備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遠
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冐之一來尤見嗜學
其第八書云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
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
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
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
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頗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
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

而能爲理之累五代史改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泡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爲書之

章從軒節夫

撫州府志

章節夫字仲制一作仲至臨川人少穎悟從象山先生默契絕凡象山語之曰硬豎脊梁要做到了節夫佩服師訓博通諸經深造自得嘗取象山晦翁辭異旨同處集而疏之名曰脩和管見晚年所守益固從學者衆卒年七十九自號從軒著書數萬言子千先登嘉定九年進士第仕止吉水令

先生居象山滿學仲制在山中嘗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

能供千斛水

桉壬癸二語陳建妄謂出於佛書余嘗盡閱全藏經律論並無此語竊意壬癸水神盖謂精神如水有本則不竭耳

張文學學亦

撫州府志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受學象山之門所見者確所樸者實有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心所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苟同領袖郡學誘掖後進士論翕然歸重與章從軒蔡介軒講論終日忘倦多所發明辛年七十七所著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

董心齋德修

撫州府志

黄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三赴漕試不第隱居力學曰吾於白頭屆矣何必仕嘗游象山之門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德成名立咸尊之曰心齋先生

李監院肅 父浩 子復

撫州府志本傳

李肅字仲欽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父浩字德遠登紹興十三年乙科授饒州司戶進光祿寺丞輪對陳無逸之戒又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太盛秦檜死高宗親政朝士猶務緘默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相繼直言太學之士作五賢詩以美之自是不能安其身請祠歸孝宗即位召為太常丞張浚督師江淮為宰相所沮浩援仁宗用范韓章得象故事乞諭朝廷協濟除吏部郎兼恭王府直講浙東水災詔求言

浩語及近密宰執臺諫百執事無所避。丐外知台州。謀爲亂露刃堂下。浩指揮部分。一語而定。除直秘閣。未幾復召爲郎。初台州有豪民鄭憲藉權人爲奸利。繫獄而死。籍其家。至是權貴人教之訟寃。劉珙奏李浩疾惡太過。爲豪民所誣。章留中。上親批其後曰。所斷允當。遷司農少卿。嘗劾大理寺所讞竊羅事爲欺罔。後大理寺讞他獄。上曰。棘寺宜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除大理卿。爲接伴使。朝廷議遣泛使。浩言其不可。力求去。以直寶謨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時有論擇帥者。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朝廷令市象於交趾。浩力爭而罷。召還入對。論士大夫風俗。其入曰。陛下責實效而誕謾得以自售。上問其人。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擢權吏部侍郎。政府不悅。嗾言者論之。旋予祠。明年除秘閣

修撰判戶部以疾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請
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
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義理與陸氏兄弟講學象山每
以古人稱之。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
以此見忌不至大用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
或譖於上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懼
之誘以利祿正色不回謀害之若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
始終全之為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澈南海一物其風裁素
高。人不敢干以私其慈也甫軒張欽夫以古道直銘其墓齋
幼皆學嘗薦史至揚于御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人雖妻子
亦笑之公棄其識試鎖廳省別頭皆第一淳熙八年進士第
授潭州司戶攝理掾獄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

有送還錢却不受當路因舉廉吏書笑曰此足爲廉耶遂以文思院中門兩易衢州教授上多嘗築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其所講明皆守陸子之教以辨義利爲先本年六十二歲于復字信仲嘉定元年隨其父學於先生其家在府城而追隨請益尤爲親切

先生嘗與信仲書云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皆但託邵機宜過通判道意至今歉然前者家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懲然今讀書中不及寫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昔者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有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按德遠侍郎爲先生前輩與先生諸兄交好而尤敬服先生故命子若孫俱來從學此書中所云大夫似指侍郎言然稱爲吾友侍下又欲以此心此理云云自是指其父仲欽非謂侍郎信仲父子從學由於侍郎故併錄侍郎傳也宋史李浩傳尤詳以不及敘交陸氏事故用府志濟參以陸子青爲又按葉水心作鄭景元墓誌云女嫁蔡幼學李復鄭公宿學爲陳止齋師而信仲爲之甥縣文懿名臣而信仲爲其像贊則信仲所造非尋常者矣

附[illegible][illegible]顧

撫州府志本傳

趙[illegible]顏字[illegible]正其祖[illegible]符直下家臨川幼孤貧處之裕如聞陸伯微得象山家學因相與講貫參以伊洛諸書及求諸

行顧其言無虛矯無崖異嘉定七年登進士授廣安簿歷宰簿以廉謹稱辟入江西帥幕議不合浩然肥遯端平初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家居優游病所居曰常菴與鄉南堂游新堂堂從軒往來切磋曰公性行不同而趨向則一益南堂之學博新堂之行純從軒之辭辯常菴之論粹皆一鄉之望也